

▼1945年1月27日，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在芒友會師



▼1945年1月28日，孫立人(左)與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互祝勝利



# 大公報見證遠征軍鐵血傳奇

## 雲南騰沖今迎忠魂歸國

2014年「忠魂歸國」公益活動今日在雲南省騰沖縣舉行。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抗日陣亡將士的部分遺骸和墓地的墳兆土將被裝於24個骨灰罐，歸葬在雲南省騰沖國殤墓園的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墓。此時，距離這些將士出國遠征，已過去了70餘年。

1945年1月，率領中國遠征軍新一軍駐印作戰的孫立人將軍，向隨軍採訪的《大公報》記者呂德潤提出請求：「請幫我在昆明買一些冥鈔吧。我不是迷信，而是實在不知道如何表達對這場勝利而戰死在外國荒山密林中的那些忠魂的哀思。」作為一份具有歷史擔當的愛國報章，《大公報》派遣精幹記者奔赴緬北戰場，筆錄戰爭的血雨腥風，見證這段令後世永難忘懷的鐵血傳奇。



▲2009年5月30日，部分遠征軍老兵在晚町南洋華僑民工回國抗日紀念碑前合影

歷史的指針倒回1940年，彼時中國大片國土喪失，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遭日寇侵佔，國民黨政權退入中國西南一隅，抗戰進入最艱難的相持階段。

為尋求突破口，保衛中國西南大後方，1942年初，中國組成遠征軍，下轄第五軍、第六軍和第六十六軍。4月，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抵達緬甸，參加曼德勒會戰。

抗日名將孫立人在入緬之後的仁安羌之戰中，以不滿一千的兵力，擊退數倍於己的敵人，救出近十倍於己的友軍的戰績轟動全球，贏得了中國遠征軍入緬後的第一個勝仗。蔣介石給他頒發了四等雲麾勳章，英王喬治六世則授予他「帝國司令」勳章，孫立人是第一個獲得這種勳章的外籍將領。這樣一位靈魂人物，自然是《大公報》隨軍記者呂德潤的重點採訪對象。

晚年呂德潤回憶道：「那時我剛當外勤記者，孫立人又不願意談他個人的經歷和愛好，所以一開始只是在指揮部問問他對日作戰的情況。」

為了「套近乎」，呂德潤打聽到孫立人就讀清華時曾因籃球技藝突出而贏得「飛將軍」雅號，並曾入選國家隊在1921年第三屆遠東運動會上奪冠，便注意投其所好尋找共同話題。「有一次便餐後我們談到當年球場風雲，打開他的話匣子。」呂德潤回憶道。

### 「前鋒」記者登上轟炸機

取得信任和支持之後，呂德潤在緬北戰場上的採訪亦如魚得水。為獲取一線消息，他不滿足於一般的「隨軍」，而是要求坐上最前方的

戰車，揮筆勢如破竹，被稱為永遠的「前鋒」。

1944年8月初，中國空軍713、715、719號三個分隊執行轟炸孟養（密支那）敵人大倉庫的任務。呂德潤領取了降落傘和盧比錢袋作為緊急備用，便隨轟炸機長陳雲高上了美軍機長霍奇斯正的飛機。

呂德潤後來回憶說：「當時敵人力火很猛，高射機槍、高射炮從四面八方方向我們打來，如果說心裡不害怕那是假的。」但坐在轟炸機上的呂德潤，腦中浮現的是重慶《大公報》報館、大學校舍、普通民居被炸的慘烈情景，復仇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燒起來。這時，所有轟炸機的肚子都開了膛，炸彈一排排向目標飛去。「這是駝峰飛行中最值得紀念的一次」，呂德潤把這次生死體驗以《隨B-25轟炸機轟炸記——高聳在世界屋脊上的英雄篇章》發回陪都重慶，刊登在了1944年9月1日的《大公報》上。

### 密林山洞寫出獨家報道

活躍在緬甸戰場上的《大公報》記者，並不止呂德潤一人，黎秀石便是另外一位佼佼者。

1944年8月，廣西淪陷，《大公報》桂林版停刊，《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問當時作為編輯的黎秀石：「想不想去緬甸做戰地記者？」他沒有同妻子

商量就答應了：「回家告訴她時，她沒有拖我後腿，那時我們第一個孩子才三個月大。」

「能活着回來就很幸運。」黎秀石後來在自己所寫的《見證日本投降》一書中，回憶了早年在緬甸戰場上的驚險一幕。當時日軍正在敗退，但日本兵發明了「自殺式火力點」，把自己的狙擊手捆綁在大樹上，伺機掃射過路的盟軍。這些人即使被發現、被擊中，也不會掉下來，依然繼續射擊直至死亡。一次，20多名戰地記者隨軍去瓦城，與黎秀石同車的路透社記者就不幸被射中身亡。

當年，在仁安羌大捷中立下顯赫戰功的齊學啓將軍不幸被俘，後又在集中營中被刺身亡。黎秀石遂向重慶《大公報》發來仰光專電，率先報道稱，「前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齊學啓將軍，於3月8日，為寇刺傷腹部，3月13日病重逝世……」

在緬甸的幾個月裡，黎秀石共向國內發回《解放瓦城之路》、《斯威堡的華僑》、《仰光解放》、《血淚斑斑話緬甸》等一百多篇文章，其中很多是在密林或山洞中完成的獨家報道。



▲《遠征緬北》匯集呂德潤發表在《大公報》的隨軍報道



呂德潤 (1918—2009)

## 《會師記》緬懷老兵捍衛和平

曾經兵強馬壯意氣風發的遠征軍將士，以極其悲壯的方式結束了第一次入緬作戰，數萬人的生命留在異國土地上，成為熱帶叢林中一縷異鄉的孤魂。但僅僅過了一年多，這支堅強的軍隊卻如同神話傳說中的鳳凰般奇跡復活。

1943年10月，重振旗鼓的中國駐印軍在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的率領下，開始向緬北大舉反攻，打通中印公路，粉碎日本對美援華物資的封鎖，並最終洗刷了戰敗的恥辱與悲傷。而在這過程中，《大公報》始終以客觀中肯的報道，記錄中國遠征軍涅槃重生的真實圖景。

出於對《大公報》的信任和尊重，史迪威從中國戰區解職離任之際，特向《大公報》寄來一封信——「親愛的總編先生：請允許我請求您向中國人民表達我對他們英勇鬥爭取得成功結果的良好祝願。我一向尊重中國人民的堅強性格和優秀品質，並以有幸同他們短暫合作為榮。我但願自己為幫助中國人民實現他們的夙願而盡了微薄之力，我還相信我們兩國的友誼將會一直繼續下去。」

1945年5月3日，盟軍收復仰光，緬甸戰爭結束。當時，圍繞應否出兵殺敵，輿論會有爭議。對此，《大公報》引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將主任王芃生說，「站在盟國的立場上，站在扶弱濟貧的國策上，站在領導亞洲，以

及保衛雲南的出發點上，我們應該出兵是無疑的。」

1945年春，戰爭接近尾聲，呂德潤用細膩的筆觸，在《會師記》中描述了三十八師和遠征軍會師的情景，以銘記和緬懷那些以生命捍衛和平的中國老兵：

「灰棉軍服，光腳，草鞋，風塵僕僕的臉上，對着他們闊別三年的弟兄們睜着眼，紅着臉，搖着手，嘴角上掛着微笑。他們一時想不出話來，弟兄彼此攏攏來，向對方仔細地看了又看，握握手，交談幾句「好吧？」「好！」之類的短問答，都像傻孩子似的呆呆地站着。有人一提起，又是紅着眼圈分開，又慢慢地聚攏起來，像無語找話似地談天氣……」戰爭的艱苦卓絕，幾乎讓勝利也失卻了狂喜……



▲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鄭洞國(右)與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左)在緬北前線合影

## 緬北滇西作戰圖 (1943年10月—1945年3月)



特稿

## 緬北戰場的大公名記者

「我現在已置入野人山中了。這裡是一片原始森林，只要在公路旁邊多橫跨幾步，便可踏進一個從來沒有人走過的地方，在上面印上普通人的第一個足跡。想到這些，我心中充滿着興奮驕傲。」這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呂德潤從緬北前線發回的第一篇報道。

呂德潤1943年復旦大學畢業，翌年成為《大公報》駐印度、緬甸戰地記者，隨中國駐印度軍在緬北戰場採訪報道。他的一枝筆，將遙遠的戰役推近到國人眼前，又將無盡希望帶給茫然不知前路的民眾。他的文字生動幽默，《中美士兵的友誼》一文：戰場上中美士兵雖語言不通，卻能以對方的母語作為載體來交流感情。美國兵見中國兵說「頂好」，中國兵見美國兵說「OK」。平時搭車，只要車上有空就能坐上去，不需買票、不需領特約證，臨走時一句「頂好」、「OK」就萬事大吉。傳播久了，中國兵竟花樣百出，「不K」、「不大K」也說出來了。

呂德潤先生後來出任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副室長。1999年，時任國

務院總理朱鎔基見呂，敬重地對這位老戰地記者說，「你曾是我的偶像啊。」

另一位大公名記者黎秀石，1944年開始擔任東南亞戰地記者。隔年，黎飛赴緬甸，隨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的部隊到了仰光；同年6月又隨英國太平洋艦隊從澳洲到日本，在停泊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米蘇里號的甲板上，親見日本投降；其後，又乘英艦到香港，採訪當地日軍的投降儀式。

那期間，還有不少在遠征軍中服役的熱血青年，以特約作家的身份，向《大公報》投稿賜文。在杜聿明將軍的部隊中擔任中校翻譯官的查良鏞，當時以穆旦為筆名，在《大公報》文藝副刊連續發表了《合唱》、《防空洞裡的抒情詩》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震動文壇。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當時是第一軍的上尉參謀，他一邊服役一邊寫了十餘篇文章，投到《大公報》等報章。其中最長的一篇通訊《密支那像個罐頭》，《大公報》在1944年6月12日、13日，16日、17日分四天才全文刊完。